



西漢演義

六

遠
2649
16-8



門八卷21
號 2649
卷 16-8

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卷之六

漢周苛縱公死節

却說季布龍且領人馬追趕漢王連趕三日追襲不上軍士疲乏暫屯兵于鄭村有前哨人來報漢王入成臯有英布彭越兩路救兵將到楚兵不可前進季布曰漢王既有救兵不可追趕不若回滎陽與霸王會兵或保彭城或攻成臯隨霸王定奪龍且曰將軍所見正合吾意即撥轉人馬回滎陽來見霸王共說漢王入成臯有英布彭越二處人馬救應因此不敢追襲霸王曰彭城空虛無人看守如攻成臯一時便難取勝不若且取了滎陽回彭城再整精

兵破成臯，擒劉邦不遲，遂分付三軍，加力攻打滎陽四門。限五日內要攻破。項王催打東門，季布催打南門，龍且催打西門，鍾離昧催打北門。四門金鼓振天，火炮火箭雲梯各項一齊攻打。有城內周苛、樅公晝夜巡視，嚴督軍士防守。灰瓶石子蠻牌周圍遮架，攻打五日亦不能下。却說魏豹因漢王饒死，罷閑在滎陽住居。見霸王攻打城不下，遂乘馬帶領從人到城上，與周苛、樅公曰：「漢王棄城而走，以滎陽爲廢地矣。二公堅守而不降，徒自受苦，似無益于國家。倘城一破，二公能與項王爲敵乎？」樅公、周苛大怒曰：「汝乃反復小人，狗彘不如，乃敢妄爲議論，以惑軍心。且漢王

臨行以滎陽付吾二人，知我二人足能堅守。今未經數日，卽開門投降，苟圖富貴，不恤大義，上負吾君，下負民望，有忠心以報國者，顧如是乎？此頸可斷，此志不可移也。留汝終爲後患，卽揪住豹髮一刀斬于城上，梟首以示三軍。日魏豹欲內應，因而斬之。汝等當用心守城，勿懷貳心。衆軍士曰：「願同二位將軍死力守拒，決不敢退避。」項王聞知，愈加忿怒，命諸將嚴督攻打。只見城內築起土城，以示重壘，嚴固。楚軍見之，各有退志。又過十日，城益不能下。霸王召項伯、鍾離昧等計議曰：「滎陽久不能下，爾等有何法？」項伯曰：「攻城之法，惟患軍士不肯用力耳。若一人捨死，舉火燒

毀城樓，衆軍士一擁而上，城必破矣。若遷延日久，漢王會諸侯而來，滎陽終非楚有也。霸王曰：限今日要攻破，督率諸將急催三軍上雲梯打城，城上石子灰瓶打下來，衆楚軍方欲退後，霸王大怒，命諸將各持利刃攀躋而上，初被打傷數十人，隨後楚軍一擁齊上城來，這些漢兵攔阻不住，周苛縱公急欲舉刀望下齊砍，早被龍且左執蠻牌，右手舉鎗架住寶刀，一躍近前，衆軍士隨後陸續盡數上城，將縱公捉住，周苛下城，整點人馬與楚交戰，季布鍾離昧將東門角樓放起火來，早塌下一角，城即時破矣。楚兵趁勢一齊殺進城來，周苛如何敵當得住，奔西門而走，龍且

一馬隨後追趕不題，且說縱公被衆軍士捉住，來見霸王，霸王曰：量汝一匹夫，有何武勇，乃敢抗拒天兵，今被擒來，若肯委心歸降，卽封汝爲滎陽太守，仍令官領滎陽郡事，汝心下如何？縱公曰：城破被擒，勢窮力竭，有死而已，豈有歸降之理？請王早賜誅戮，以全臣節。霸王見縱公忠義慷慨，甚憐之，又令季布從容說曰：大丈夫建功立業，以成美名，乃爲豪傑，豈可甘受其死，而寂寂無聞于世？寧不甚可惜耶？縱公曰：生順死安，惟求此心無愧耳。吾今竭力守城，已盡此心，楚兵勢重，躋爾城破，非我志衰氣餒，乃力不能支也。汝今委曲下說辭，欲我歸降，今日雖降，明日又叛矣。

此忠有何話說

惟知有漢不知有楚。忠心不二，萬金不易也。季布見說，樅公不動，回見霸王曰：樅公心如鐵石，延頸不避其死，乃云今日雖降，明日又叛。觀此言，則不欲歸降可知矣。陛下何必重留意耶？霸王曰：彼既不降，命左右牽出斬之。樅公臨死之時，神色不變，眾軍士莫不歎惜。後史官有詩曰：

孤城獨守力難支，被虜忠心更不移。
楚將紛紛盡降漢，一不知那個是男兒。

漢主滎陽已脫危，楚兵十萬枉重圍。
丹心一點驚人膽，耿耿清名照陸離。

龍沮追趕周苛，前到大林，只見周苛勒馬橫刀，單等楚兵到來。龍沮追至，大呼曰：周苛爾漢王已逃難，不知所往。孤城已破，妻子被擒，爾尚抗拒大兵，不早歸降，何痴愚之甚！耶苛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城破失守，此心已負愧多矣。若復俛首歸降，何面目立身天地間哉！揮刀直取龍沮。龍沮大怒，舉鎗拍馬交還戰在一處，約鬪二十回合。周苛撥馬望大林中逃走，不防樹枝搗在戰袍，急難脫身。龍沮馬已近前，舉鎗高叫曰：汝若歸降，免汝一死。周苛猶將手中刀砍斷樹枝，急要奔走。楚兵大勢人馬俱到，圍住大林。將周苛捉住，龍沮帶領圍楚營。見霸王，王曰：樅公已降楚矣。汝若歸降，仍封汝為萬戶侯。苛曰：樅公紀信與臣皆漢廷

人物豈肯依從暴楚而苟延性命耶霸王大怒令左右急設油鑊將周苛烹之。後史官有詩曰：

邊城立馬滎陽道，力欲平吞十萬兵。蔑視侯封如敝屣，縱公紀信共高名。

霸王大兵進城，欲盡將滎陽百姓屠之。項伯止之曰：「不可。陛下所與爭鋒者漢也，百姓皆陛下赤子，初無罪焉。若盡屠之，不亦傷天下之心乎？陛下當撫恤以安其心，暫住數日，仍取成臯，以絕劉邦歸路，使無所往，邦必降矣。」劉邦降而遣兵救齊，使爲羽翼，則楚不孤立，而大事定矣。霸王從其言，暫屯兵于滎陽，整點人馬，復取成臯，不題。却說漢王

屯兵成臯，召張良、陳平計議。曰：「韓信、張耳久住趙地，聞吾前日在滎陽受圍，亦不來救應。見今差人取英布、彭越二處人馬，又不見到來。昨聞滎陽已被楚兵打破，縱公周苛死節，早晚霸王決來攻取成臯。如之奈何？」良曰：「取英布、彭越已一月矣，目下將到，大王可差人往彭城，遙爲之勢。項王聞攻取彭城，在此決不敢久住。此謂擊彭城所以解成臯也。」王卽日差王陵往沛縣，葬母以慰久懷，就與精兵五千攻彭城。從僻路星夜進發，且說霸王傳旨大兵自滎陽起行，前來成臯，離城二十里安營。次日霸王親來城下，調度人馬攻城。漢王因見楚兵在滎陽，離此不遠，知霸王定

來攻取成臯。預先準備韓信所置戰車，周圍排設嚴密。專等楚兵到來，霸王到城下，調遣人馬，只見成臯四門密排戰車，嚴整隊伍，知漢兵有準備，不敢徑來攻打。離城十里遠，金鼓大作，搖旗吶喊，若有攻擊之勢，而不敢近城。漢兵亦扎住不動，兩邊相拒數日，俱未交戰。忽彭城有人來報，王陵領兵攻打彭城甚急，又有人來報彭越斷絕楚糧道。見今取外黃十七縣，又有哨馬來報英布大兵已過南溪，離成臯不遠。一時三處報來，霸王召項伯、鍾離昧曰：成臯既不可遽下，彭城又恐有失，英布救兵又到，楚兵首尾不能相應，諸將有何良策？項伯等曰：不若今晚徐徐退兵。

誅彭越於外黃，抵英布於南溪，拒王陵以守彭城，此救急一時之計也。惟陛下熟思之。霸王從其言，即分付今晚三軍漸次退回。朕自親斷後，不知楚兵如何退去。下回便見摠評。

既不能立功，又不能守志者，見周縱二公，誠當媿死。

漢王馳趙壁奪印

却說霸王分付三軍，今夜徐徐退回。朕親自斷後，又分付大將曹咎曰：我兵退去，漢王恐我復來，決走成臯。爾可領兵一萬乘虛，即入成臯，任扎。倘漢王復來奪成臯，爾但堅守，勿與戰。待我大兵到來，爾那時却出接應，必獲全勝矣。

曹咎依命領兵一萬潛在成臯之西楚兵一夜退盡早有人報漢王曰楚兵一夜退盡矣漢王召張良陳平計議曰楚兵忽然退去者何也良曰此必因王陵在彭城英布出南溪口彭越取外黃數處緊急楚兵以此退去大王即今當走成臯會合韓信仍來滎陽操練人馬整率伺候伐楚漢王曰先生之言正合吾意良曰漢兵如出成臯不可徑行恐楚兵有埋伏或在臨近倘漢兵正行而或半擊之我兵決敗此亦不可不防也漢王乃遣周勃柴武領兵五千先阻成臯西路然後大兵陸續進發曹咎聞漢兵行動正欲調兵追襲有人來報周勃柴武領兵阻西路以此人馬

不敢調動一晝夜漢兵已走盡周勃柴武見楚兵不出續後亦催動三軍隨行曹咎打聽漢兵已遠去遂進成臯安撫百姓堅守四門不題却說漢王統領大兵星夜前往趙城離城五十里先安定營寨畢止同十數箇輕騎馳入韓信營此時方黎明韓信張耳因飲夜酒睡熟未起漢王遶中軍馳走一周迴入帳中床頭邊見設一小紅桌桌上縑帨蓋着元帥印漢王令人揭起縑帨將印取過韓信方起身忽見是漢王不勝驚惶下床俯伏曰臣該萬死不知大王入營有失遠迎王歎曰輕騎數人遶營馳走直入中軍將軍尚睡未起印已取過左右亦無人報知倘刺客詐稱

如此疎虞此天奪之機也

淮陰長于料事而

漢使因而入營取將軍之首如探囊取物耳將軍坐鎮一國敵人新降踈漏如此豈足以爭衡天下乎說的韓信羞慙滿面站立不住湏臾張耳方到叩頭伏罪漢王亦責之曰汝爲副將正當協贊軍務嚴加謹慎晝夜閉防勿使敵人窺探虛實方爲節制之兵觀汝營陣欠嚴閉防不密縱人馳驟往來真同兒戲汝亦不能無罪若以軍法論之韓惟陰此時亦甚乏趣信卽當廢斥汝當斬首庶可警衆但念汝等累有勤勞又兼天下多事正在用人之際姑爾饒恕若復踈虞決正軍法韓信張耳再三叩頭謝罪漢王遂持印歸大營韓信張耳隨上馬後步行赴營謝罪後史官有詩曰

韓信驅兵入趙城軍驕將惰枉談兵漢王遽奪元戎印
顛倒英雄教戒明

龜山楊氏曰韓信有稅變之木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魏趙齊之間無堅城強敵矣用竒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畧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卽卧內奪其印符召諸將易置之而信耳未之知也此其禁防踈闊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未逮歟漢王入營召諸將曰韓信張耳兵無節制我一時馳入奪

印尚爾不知倘敵人乘間而入何以禦之似不可復用為將吾欲易置之而另立他人諸君以為何如張良陳平密告曰不可漢營諸將無如信之能者今日特一事之失耳

豈可因小而棄大哉皆衛侯有將苟變曾賊于民而食人

據古以証便能一言論人漢高

二鷄子衛侯遂棄不用子思曰夫聖人官人猶用木取其

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也

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將而以二卵棄于城之將使

不可聞於隣國也衛侯從子思之言遂用苟變今韓信雖

有此失而豈可沒其平日之金哉王遂召韓信張耳進見

王曰我榮陽成臯二處受困爾不遣兵救援者何也信曰

燕齊之地變詐不常兵一轉動恐復作亂近聞榮陽被圍

未見真實以此不敢起兵王曰趙既破矣而齊久不下者

何也信曰兵久用則疲將久守則懈國久圍則敵敵久拒

則困臣以數萬之眾累戰取勝往來齊魏之間行數千里

若不休息士馬遠爾馳騁行陣倘敵人以逸待勞我兵決

敗臣一向暫屯軍于此少假寬貸所以三軍怠緩臣近日

正議伐齊不意大王車駕幸臨臣數日後即伐齊以定六

國大王可屯兵于修武復取成臯臣伐齊後即與大王會

兵伐楚以定天下也漢王大喜是日封韓信為大相國仍

掌元帥印張耳為趙王備守趙地漢王從韓信之言遂屯

用兵者當存此著

兵于修武。一日酈生從容為王言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遂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之後，而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向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矣。王曰：甚善。即令工匠刻六國印，就令酈生行佩，以封六國。議定，尚未行。張良自外來，謁王，王方食，即以酈生所議具告于良。良大驚曰：誰為大王設此謀也？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筭，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王能效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

來得正好

高此時險些兒幾誤大事非子房即諫漢之

為漢未可知也

六國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六國無疆于楚，若立其後，仍復屈撓而從楚也。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此謀，大事去矣。漢王啜食吐哺，大罵曰：豎儒妄為籌策，幾乎敗我之事。急令工匠銷鎔其印，酈生被王叱辱，負愧數日。張良知其為酈生之謀，因以言撫之曰：良實為國家不避私隙，不意乃酈生之謀。今始知之，良心甚不安。但論事當觀時勢之強弱，今漢雖得楚之半，而項王尚在，強勝之時，豈可封六國以自立？此先生惟見漢與湯武，而未見漢之所以異也。酈食其曰：謹受公之教矣。豈敢有隙耶？後史官有詩曰：

納諫如流漢主賢轉圜吐哺得稅先張良更有調和術
能使君臣上下全

生一日又與良復議楚得滎陽而棄倉敖不守欲漢復取
滎陽此議如何良曰此議甚善先生當急與漢王言之此見真符先善可以鄼
食其因與張良復又言于漢王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
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所藏軍需甚多楚拔
滎陽而不堅守敖倉乃引兵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
進兵復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
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制諸侯形勝之勢則天下知所
歸矣王因顧張良而問曰此議如何良曰此議乃確論也

漢王遂起兵復取滎陽不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漢王多疑多忌日欲奪信之權此回適合其意

楚霸王復取外黃

不說漢王復取滎陽韓信屯兵趙地且說霸王離成臯一
日到彭城不意王陵圍彭城十餘日密差人探聽前路消
息聞霸王已離成臯王陵乘橈即退兵從北路投滎陽僻
路而回霸王入彭城安撫宮眷筵宴羣臣忽人報彭越下
梁十七城屯兵外黃搶虜居民郡縣望風歸降地方因而
作亂霸王曰朕前日屯兵滎陽被彭越絕楚糧道至今痛
恨于心今又侵擾梁地堪恨外黃守令不能據守城池遂

爾降越前滎陽紀信周苛縱公抗義守節寧死不屈何朕躬所養諸吏無一人爲朕守節者朕若復取外黃決盡將一城之人屠之以雪此恨項伯鍾離昧諫曰陛下久征在外有勞聖體不若且遣龍將軍統兵代陛下東行陛下暫屯兵休息料彭越一勇之夫亦不足以成夫事霸王曰不然英布助漢作亂韓信下齊甚急彭越大擾梁地尤爲切近見今田廣屢次求救朕欲差龍沮救齊以安唇齒彭越作亂非朕不足以勦滅此賊遂整點三軍次日啟行却說彭越差人探聽霸王人馬從那路來以何人爲前驅務要哨探停當回報去人數日回說道霸王徑趨東路而來臨

近郡縣已開城復降止有外黃六郡縣尚閉城相距將軍可急遣兵迎敵前驅並無先鋒止是霸王親統大兵殺來人馬浩大勢不可敵彭越聞說急召樂布等衆人相議曰霸王親來其鋒不可當若不北走穀城復取昌邑待楚兵回而還奪梁地此爲上策如力孤恐不能勝專屬意于漢合兵距楚此爲中策若恃武勇與楚交戰而決雌雄倘一破而入孤城恐不能固守爲楚所破此爲下策彭越曰據汝等所議不若北走穀城爲上策仍令副將周蒞外黃令仇明守城虛立旗幟四門緊閉使項王不知吾遠遁我得盡力取昌邑以爲根本不然則楚兵撓其後不惟昌邑

不得而我兵亦恐罷之不足用也樂布曰將軍所見甚高
尤當乘楚兵未至今夜輕騎就好出城勿令臨封郡縣知
之庶為嚴密仇明日將軍遠去得以自便倘孤城失守外
黃之民決遭屠戮側邊立一小童挺身而出曰此事無憂
此子亦奇
倘城破之時吾往說之管致項王倒戈而息爭全城而免
害也彭越大驚曰此子乃何人也仇明日此某長子仇叔
也今年一十三歲母生時夢大庚入胎年五歲能詩七歲
讀書過目成誦人呼為奇童某每有賓客滿坐遍能酌答
或詩或文隨口成章不差一字平日極有膽氣觀今日要
見霸王足知其莽壯矣彭越謂童子曰汝見霸王有何說

童子附耳曰如此如此越大喜曰爾雖年小足能救一城
百姓將來福德不可限量矣越至晚整點三軍齊備各啣
枚出北門徑趨穀城隨到開城投降復取昌邑旁縣二十
餘城共得粟十餘萬斛陸續差人押解滎陽成臯接濟漢
食漢王得以從容聚兵軍需不至缺乏彭越離外黃十餘
日項王方到見城上旗幟嚴整四門緊閉並無一人答話
霸王曰且着三軍安營看城內有甚消息一連三日不見
動靜項伯曰此必彭越不在城內虛設旗鼓陽為聲勢可
催三軍攻打看他如何霸王曰然隨傳旨着三軍加力攻
打金鼓大作火砲震天城內百姓聞見一齊哀哭來告令

西漢書 卷六 十三

尹仇明日霸王一怒千里火飛眼看此城目下打開我等百姓皆是死數望衆大人可憐百姓無辜遭此鋒鏑之苦早早開城歸降若得霸王回心一城生靈又得再造也周蒞仇明衆人計議四門各插降旗兩邊俱設香案遂開了城令百姓高聲曰我外黃原是楚地豈敢抗拒天兵情愿請車駕進城霸王聞說卽揮動三軍進城與項伯等計議曰外黃圍困數日方爾投降朕欲將男子年十五以上成壯丁者逐于城東盡阬之以雪此恨百姓聞之大放聲嚎哭有舍人仇叔急止之曰爾百姓不必嚎哭恐驚動項王反致其怒待我親往說之仇叔請楚營請見霸王巡哨卒

報入中軍霸王曰着來相見只見一幼童生得眉清目秀自外從容而來霸王曰汝小兒年未十二三乃敢不懼軍威而遽來見乎童子曰真奇真奇臣爲陛下之赤子陛下乃臣之父母以赤子而見父母戀戀之懷猶恐不及何軍威之足畏乎霸王大喜曰汝小兒不畏軍威而來見欲下說詞乎童子曰臣欲陛下德比成湯功同堯舜開天地之心垂好生之德四海一家萬邦稱慶豈敢於陛下前搖唇鼓舌爲說客耶霸王曰汝旣不下說詞卽令大兵扎營欲將壯丁阬殺于城東汝來有何話說童子曰至言非一時權直之說臣聞愛天下者天下人愛之惡天下者天下人利之害天

下者天下人害之愛惡利害皆起于上之人而下固隨之也昔彭越甲兵一至強劫百姓百姓懼其誅戮不得已而歸降終日翹首拭目專望大王天兵到來以解倒懸如赤子望父母也今聞陛下欲盡將一城壯丁阬之前日百姓畏彭越而歸降今日百姓望陛下而解救陛下又復欲阬之則百姓將何所歸乎是陛下不愛此百姓矣不獨外黃百外不蒙陛下之愛從此大梁以東尚有許多郡縣聞陛下阬外黃則皆閉城堅守或盡數逃走天下由此不愛陛下矣如此則誰與陛下守天下乎霸王聞童子之言甚是喜悅即傳旨人馬不許毫釐侵擾百姓盡赦其罪須臾周

蒲伊明等伏罪朝見霸王盡赦之只見一城百姓歡聲滿道深感舍人之德霸王在外黃屯人馬五日即起身彭越所下十七城復歸于楚

嘗謂項王昔阬降卒二十萬于新安未有人極諫之者使當時誠如外黃兒極口苦諫寧有不動其心者乎惜范增終日徒勸羽殺沛公然沛公卒不可殺而增已死彭城矣何七十之老友外黃兒之不若耶蓋見道無拘于早暮而心術實藏于隱微增特戰國之士未聞湯武仁義之說也宜其所見止于殺沛公而已何其陋哉

霸王悉定梁地與羣臣商議要追趕彭越鍾離昧季布曰

彭越乃疥癬之疾不足爲患見今劉邦復取滎陽距奪成
臯大司馬曹咎恐難固守陛下當乘勝卽解成臯之危克
復關東阻漢兵不得長驅使韓信遠難救應陛下可獲全
勝若少遲緩漢王安定根本恐難圖也霸王曰成臯有曹
咎堅守已分付不可出戰待朕親往却開城出迎內外夾
攻漢必走矣鍾離昧曰臣先領一枝人馬攻滎陽陛下親
統大兵救成臯復取此二處却遠定關東而歸彭城則大
事定矣霸王曰善于是差鍾離昧領兵一萬復取滎陽自
統大兵救成臯不題却說漢王軍臨成臯先令王陵攻城
曹咎堅守不出一連三日並無動靜漢王曰此必項王曾

分付曹咎堅守成臯待他定了梁地却來解圍就與我兵
交戰吾聞曹咎乃楚大司馬爲人性剛最不耐事急令三
軍城下百般辱罵或坐于地上或躲身而立又舉白紙幡
上書曹咎之名一連毀罵五六日曹咎聞之忍耐不住遂
領一萬兵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冲殺出來漢軍盡棄衣甲
或棄旗鼓向汜水渡河而走曹咎忿怒催動人馬亦渡汜
水方渡一半只見兩岸無數漢兵搖旗吶喊分頭而來爲
首四員戰將周勃周昌呂馬通灌嬰將楚兵四面圍住殺
死一半截在汜水一半曹咎左冲右突不能得出四將各
舉兵器來戰曹咎曹咎戰未數合抵當不往勒馬要走四

將圍住，如何得脫。自思楚兵已破，前有漢將截住去路，後有汜水，又不能渡，進退兩難之地。遂自刎于汜水之上。漢王急鳴金收軍，催人馬進城。成臯百姓見漢王進城，盡皆歡悅。漢王復得成臯，又得楚寶貨，遂筵宴大小將官。忽有人報英布自陳留會合太守陳同，共領兵三萬助漢取成臯。漢王大喜曰：「吾欲復取滎陽，正無人守成臯，今得英布來，正合吾意。」隨召英布等入見。英布領陳同入見，王行禮畢。王撫諭曰：「前過陳留，得太守取糧，今又同英布而合兵，趨成臯，二君之功，他日當紀太常矣。吾復取成臯，正無大將把守。」二君此來，適合吾意。王遂命英布、陳同守成臯，領

大兵復取滎陽，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彭越趨穀城最有理

酈食其說齊降漢

漢王大兵至滎陽，先差王陵探聽城內消息。城中雖有官吏守城，而無兵馬。聞漢兵臨城，守令吳丹召父老曰：「漢王長者，不可失也。吾等當開門投降，不可使動干戈，徒遭鋒鏑。」眾父老曰：「惟命是從。」于是守令吳丹即率諸父老出城迎接漢兵。漢王統大兵進城，安撫百姓。異鍾離昧兵方到，探聽人報漢王曰：「鍾離昧領兵一萬，離滎陽三十里下寨。」

王曰鍾離昧遠來人馬疲乏正好統兵截殺不可待彼安
定營寨恐一時難以攻擊隨差王陵周勃灌嬰周昌四將
各領三千人馬分頭殺出圍住鍾離昧鍾離昧扎營未定
見四面漢兵冲殺而來急出迎敵左有王陵右有周勃前
有灌嬰後有周昌四面夾攻鍾離昧如何抵當得住棄營
逃走四將領人馬追趕楚兵見無主將先自亂動四潰奔
楚漢兵盡力追殺生擒活捉不計其數馬疋器械盡皆得
之諸將各相爭取以此鍾離昧領敗殘人馬得投大路而
去諸將回見漢王王大喜重賞四將訖霸王親統大兵趨
成臯聞曹咎自殺漢已得成臯命英布陳同把守鍾離昧

鍾離昧敗北項王寒心矣

攻滎陽被漢殺敗兩處俱失利霸王遂屯兵廣武以此兩
家相距各未交敵韓信屯兵趙地因見霸王三路起兵救
成臯滎陽尚未攻齊齊王田廣聞韓信大兵將欲攻齊甚
患之百姓一日常有十數驚後傳至滎陽有酈生知此消
息暗思齊王如此驚惶若往陳利害彼定然歸降不動聲
色而卒能下齊七十餘城吾之功不小也遂來見漢王密
言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族最强大近楚多詐
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仰仗大王明詔憑三
寸之舌陳其利害說齊降漢使爲東藩不勞張弓矢而能
屈人之兵所謂謀之上者也王曰先生果能說齊歸漢彼

此免動于戈一國蒼生之福百世無窮之利也乘韓信人馬未動先生正好急趨齊說之于是酈生帶領從人辭王赴齊國來一日到齊不入館舍徑投府來令人傳說有漢使酈食其特見齊王陳說利害救一國生靈門吏奏知齊王齊王請酈生入內酈生由中門而行徐徐進內旁若無人齊王怒曰爾來吾國欲下說詞乃敢抗禮入見欺吾國無尺寸之兵乎酈生曰漢王帶甲百萬威震中外韓信屯兵趙地卽欲席捲而來齊民如魚遊釜中危在旦夕大王此位亦難保矣吾之此來一則救萬民之命一則保大王無虞實齊國之盟主上國之使命非有求于大王何屈禮

以見之耶大王氣壯如不欲保齊國便好下說詞此說上家亂也卽殺吾以正臣禮如欲為百姓計安得不從吾所好乎齊王曰吾齊國地方數千里國富兵強南阻楚淮之勢北鎮燕境之雄西有魏趙東接海隅內有文臣致治外有武將安邊按甲屯兵坐觀勝負如何危在旦夕酈生歎曰大王何欺人之甚耶大王自度與項王以項王勇武如何項王得關中而不能守走彭城而不能敵五國皆叛關中盡失今齊以千里之區而欲抗全勝之漢不亦誤乎齊王沉吟不語酈生又曰大王不必沉吟先須觀天下之所歸而後知興亡之所決其不知大王果能識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生曰大王若不知天下之

所歸宜乎。以我爲抗禮也。方今事勢。楚若強而實弱。漢似弱而實強。以天下封疆。漢得七入矣。楚僅二三分耳。不知修德尚爾。縱橫妄爲。不自退省。今漢王以縞素爲資。爲義帝發喪。布恩威于天下。而天下莫不信從。明並日月。德同堯舜。見今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拒飛狐之口。柱大行之道。守白馬之津。撫安百姓。虎視天下。吾知天下之所歸者。誠在漢。不在楚也。大王急早歸附。倒戈卸甲。開城納款。全一城之生靈。爲萬世之長策。臣之此來。實爲齊。非爲漢也。大王宜熟思之。齊王聞生語。起身謝曰。先生此來。實爲寡人。適語言冒瀆。幸望恕罪。請問如何。歸降。酈生曰。大王

先差人賫降表。臣且在此候漢王到來。與大王一同請見。有田橫在側。便道韓信見屯兵趙城。恐一時前來。大王不曾準備。何以禦之。酈生曰。某此來。非私行。乃奉漢王明詔而來。韓信豈敢抗違。齊王曰。先生可寫書與韓信。約會退兵。庶可准信。生曰。臣就寫書。達知韓信。酈生修書一封。差從人同齊使。赴趙。止韓信進兵。却說韓信在趙屯兵日久。正欲計議伐齊。忽有人來報。酈大夫差人來下書。韓信令至帳下。其人曰。酈大夫奉漢王詔。與齊陳說利害。齊王願罷兵。請降。今已具表赴成臯。齊七十餘城。盡歸漢矣。有書在此。上見元帥。韓信接書拆封。書曰。

漢大夫酈食其頓首書奉韓元帥麾下生奉王肯出使於齊罷兵息爭委心帖附順天休命悉歸王化皆仰仗漢王之聖明實賴元帥之威德不動聲色下齊七十餘城免三軍汗馬之勞救一國生靈之命茲遣小啟上達乞罷干戈旋師成臯休軍養威舉衆伐楚六國景從恢弘大業元帥之功銘刻彝鼎某不敢貪天功爲已有也食其再拜

韓信看罷書大喜對來使曰既大夫已下齊矣我卽旋師歸成臯與漢主會兵伐楚齊王打聽漢兵到徐州隨遣兵來協助共力破楚信寫了回書打發來使回齊國報知酈

生酈生得書來見齊王齊王甚喜乃與酈生終日高歌飲酒遂不理國事韓信自得酈生書卽與張耳計議起兵自成臯會漢王合兵一處伐楚方欲發落三軍只見階下人高叫不可不可若聽酈生之言悞了元帥大事我有一計使齊七十城唾手而得其功盡屬元帥矣其人爲誰乃

文通此許

燕士蒯徹字文通信曰爾何所見不可旋師通曰公帶甲

數萬將一歲餘矣止下趙五十餘城今酈生乃一儒士耳

掉三寸之舌憑一篇之言下齊七十餘城以將軍之威德

反一豎儒之不如旋師入成臯何面目以見漢王耶以臣

愚見乘齊不作準備整點三軍直抵齊境干戈一指齊必

既知此何為又惑于文通之說烹酈生耶

瓦解信曰酈生之行非是私行乃奉王命而行我若復又
 舉兵而東恐拂王命且或不利于酈生也通曰漢王初命
 將軍取齊其意已定今又遣酈生說齊此必酈生奪將軍
 之功而以言語鼓動漢王初非王之本意也將軍若旋師
 而回諸將亦歎將軍為無能此後漢王輕將軍而重儒士
 也縱使破楚亦無光矣將軍熟思之張耳曰文通之言深
 為有理將軍專闖外之權何王命之足拘乎信聽蒯通之
 言即時整點人馬徑奔東齊而來後史官有詩曰
 不動于戈獲士謀一言城下實良籌文通利口傾邦國
 高士遭烹怨未休

班固曰仲尼曰惡利口覆邦家者蒯通一說而有二害
 敗田橫烹酈生矯韓信而齊之百姓不能安其生所謂
 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乎

韓信從蒯通之言整率人馬同張耳等不來成臯復來取
 齊酈生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韓信忌功然因兵而有說功未始不歸信也何妄聽文
 通耶

烹酈生韓信背約

却說韓信人馬離趙北行過黃河由大路進發所過郡縣

望風逃避，將近齊境，早有人報入臨菑。齊王終日正與酈生飲酒，高會見人來報，大驚，急忙召田橫等商議。橫曰：「韓信大兵三十萬長驅而來，其勢甚盛，若出戰必為彼所破，不若深溝高壘，相距勿戰，急差人求救于楚。待楚兵到，却出齊兵夾攻，信可破也。」齊王曰：「酈生何以處之？」田橫曰：「且未可傷酈生，待漢兵到城下，看酈生再與韓信講解，倘可回兵，亦不失初意。若信不退，那時斬酈生，不遲。」齊王曰：「暗思酈生既說我降漢，韓信今又起兵前來，顯是使我不作預備，却令韓信乘無備而來，甚為可惡。」橫曰：「韓信雖來，未見虛實，待到城下看酈王有何話說。」齊君臣正議事間，左

右來報韓信大兵已到，離城三十里下寨，旗幟嚴整，金鼓大作，其鋒不可當。齊王急召酈生曰：「先生前日有書說韓信回成臯，今如何又來取齊？反覆不定，顯是通同相謀，智兼寡人，使我無備而取之也。」酈生曰：「臣來非私行，乃奉漢王明詔而來。今韓信背約復起攻齊，非惟賣臣實欺漢也。」齊王曰：「先生既着我歸漢，今韓信大兵又臨城下，先生雖非欺詐，其跡可疑，煩先生可寫書與韓信，如果退兵，先生實為不欺。」如兵不退，即是合同欺我，似難容情。」酈生曰：「寫書恐或不的，待臣同齊使往說之。」料韓信決退矣。齊王笑曰：「先生此去，若信依其言，尚可望其復來；若信不依，是縱

虎入山矣豈有復來之理耶正欲留先生為質耳酈生日
 既王疑臣臣即修書往達之死生存亡之幾實決于此于
 是酈主修書差從人叮嚀分付再三拜復元帥雖不以我
 為重而王命差我說齊豈不足為重耶差人出城逕投漢
 營來巡哨小校傳報入中軍韓信正陞帳差人呈上書信
 拆書觀看書曰

酈食其頓首再拜韓元帥麾下前蒙手書即旋師成臯
 齊王得書甚喜隨寫表差人申報漢王今將軍復統兵
 取齊似與前書不合致使齊國君臣以我為欺詐將欲
 斬首以雪其恨某死不足恤而王命差遣齊表已行今

又及復變更使漢使遭誅而王命不能取信于天下將
 軍獨能安于心乎某命懸于旦夕惟將軍其垂救焉食
 其頓首泣血拜

沉吟處乃是良心

韓信看罷書沉吟不語蒯徹曰將軍猶豫不決者將欲從
 酈生之言乎信曰酈生奉王命而說齊我今破齊齊必殺
 酈生矣恐于王命有礙徹曰王命先遣將軍伐齊而無止
 將軍之詔將軍伐齊奉王初命也若既遣將軍而又復差
 酈生其失在漢王不在將軍也將軍何惑焉信曰若齊殺
 酈生是吾殺之也吾心實不忍焉徹曰一人之命可捨平
 定一國之功難再遇也輕重大小之分昭然可見又何區

區為兒女子之態耶信曰如子之言酈生之請不可聽也

遂發回書與來人而語之曰酈大夫前日下齊之時須先

遇到之罪亦不能免

討漢王明詔令我暫屯兵趙境然後由趙適齊待齊王已

降漢仍過趙令我旋師回成臯方為從長之議爾大夫不

使我知私竊說齊貪為己功齊實懼我大兵在趙不得已

到此真難為情

而歸降非其本心今日雖降不久決然復叛那時又勞人

馬遠征往返之費甚為不便不若今日一鼓而滅齊以除

後患雖傷大夫一人之命而成我平定一國之功他日論

功行賞之日大夫子孫亦得列土而封勿以今日數數怨

我也差人進城將韓信之言具說一遍酈生大罵曰我被

勝夫賣了也齊王聞知大怒曰豎儒既不能取信于人乃

敢私竊過齊欺侮寡人急喚左右設油鑊拏住酈生以囊

裹其首撞入油鑊烹之後胡曾有詩曰

路入高陽感酈生逢時長揖便論兵最憐伏軾東遊日

徒下齊王七十城

楚漢爭鋒血刃汚高才挾策欲洪圖誰知鼎鑊遭言日

何似高陽作酒徒

楚漢紛紛百戰餘酈生遊說入齊墟連城七十須臾下

却恨韓侯一紙書

齊王烹了酈生傳入漢營韓信大怒親催三軍攻打齊城

十分緊急齊王驚惶召田橫計議卽今彭城救兵一時難到齊指日可破如之柰何田橫曰與其坐而待虜孰若今夜開城決一死戰勝負未可知也齊王從其言隨就點就人馬近晚先差數小校到城上探看漢營燈火照同白日刁斗不亂隊伍整齊小校下城回報田橫曰若復畏懼何以破敵卽率大兵開了東門殺出城來此處正是曹叅巡哨一邊飛報入中軍一邊整點本部人馬與田橫對敵田橫手撚長鎗一馬當先大罵曰勝夫偶爾得志便敢欺人快出與吾決一死戰曹叅大怒舉刀直取田橫田橫舉鎗交還兩家戰在一處戰到二十回合未分勝負韓信揮動

大勢人馬冲殺來田橫抵當不住保護着齊王殺開條路一擁而出夜黑之際韓信分付不必盡力追赶恐防伏兵且又旗鼓難辨以此田橫保齊王同大小三軍徑投高密縣來却說韓信次日統兵殺入城來安撫百姓休養士馬再議追赶齊兵有齊王到高密接連馬上差三起人不分晝夜急往彭城催討救兵一日差人到彭城見霸王備道齊王被韓信圍困十分緊急呈上表文表曰

齊王田廣稽首上言國不可以獨治勢不可以孤立獨治則不足以弘化孤立則不足以禦侮仰惟陛下威德所加海內順附一統之基可立而待豈意劉邦作孽疆

急言通出

宇振動韓信弄兵封埴侵擾三秦既失二魏敗亡燕趙
新破五侯瓦解惟齊乃陛下之孤注楚國之嚙喉苟復
爲漢所得則陛下孤立而獨治欲圖大統弘濟恢復皇
猷非歲月可計也伏乞早遣大將統率精兵拯溺救焚
以解倒懸若齊封一破沿路郡縣迎刃而下彭城亦恐
搖動也萬惟陛下速賜乾剛急爲明斷齊國幸甚百姓
幸甚

項王覽表畢急召龍沮周蘭曰爾可領楚兵三萬前到臨
菑高密等處破漢救齊星夜兼行早奏凱歌勿得遲延倘
有緩急早差人前來奏知朕親領大兵救援龍沮曰陛下
放心臣此去決斬韓信首級獻于御帳下霸王大喜即將
所着狐裘賜與龍沮又斟御酒人各三杯龍沮且周蘭謝恩
辭霸王離彭城前來臨菑救齊正是雄雌帳下奮神威號
令風霆建大旗指看臨菑鋒鏑解笑談田氏出重圍畢竟
龍沮如何與韓信對敵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酈生以口舌貪功亦宜知會淮陰漢高用游說下齊便
當詔止軍旅

韓信囊沙斬龍沮

一日龍沮大兵到高密離城二十里扎營齊兵正與漢兵

西漢書言
相距高密城將已攻破正在危急之時韓信聞龍沮兵到
暫勒兵退五里召諸將曰龍沮乃楚之名將仗武勇而來
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也爾諸君當如此如此則龍沮可
破也衆將各聽令依次而行却說龍且陞帳與周蘭計議
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
於勝下無兼人之勇其人不足畏也周蘭曰不然韓信自
下三秦而來所到之處無不風靡雖霸王亦曾被車戰敗
走彭城其人足智多謀變詐莫測將軍當仔細防備不可
輕敵雖乞食受辱乃信自知有今日不欲與羣小相較未
可以爲無能也龍且曰韓信雖所向得勝但未遇勁敵耳

若遇智勇兼能之士信豈能用其謀哉卽差人下戰書差
人到漢營見信呈上書拆書曰

楚大將軍龍且書付漢諸將知會韓信用兵未遇勍敵
如魏豹不聽周叔之諫以致喪師陳餘不用左車之謀
而斬泜水燕王畏聲勢而暫降非心之服三秦失地利
而偶敗非戰之罪吾今受命救齊與信決戰則非諸國
可比爾等速延頸以待勿自退悔

韓信看罷書大怒要斬來使諸將勸免仍痛決三十杖
于面上以朱書來日決戰四字放回差人差人到楚營哭
告龍且說韓信百般辱罵將某要斬諸將勸免痛打三十

面上批四字放回龍且大怒就要出戰周蘭再三勸住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三軍造飯畢龍且結束威嚴耀武揚兵來到陣前單獨韓信出馬韓信一馬當先與龍且答話龍且曰汝原是楚臣今背主降漢擅作威福已侵擾關中數大郡矣尚不知止乃敢抗拒天兵快早下馬投降免汝一死信大笑曰汝來送死尚爾不知乃敢搖唇鼓舌耶龍且大怒舉刀直取韓信信挺鎗交還二馬一來一往兵刃並舉戰到二十回合龍且精神倍加韓信却詐敗向東南奔走龍且咲曰吾固知信怯也遂盡力追襲周蘭拍馬隨龍且之後望淮水而來到河邊見淮水盡掣去信兵過河周

蘭大疑之急向龍沮馬前阻之曰淮水乃長流大河今却無水此必阻上流而不行使我兵過河放水而下將軍何以禦之龍且曰韓信已大敗逃命不暇豈有深謀况河水隨旱澇而為多寡當此十二月隆冬之時正水涸之際河內以此無水何足為異又見漢兵前驅大進忽有人來報韓信只在前面不遠龍且聞說韓信相近揮動人馬過河盡力追趕到中流遠望見高懸一燈球如斗大龍且急到燈球邊見立一木牌上書六大字云吊燈球斬龍且周蘭等衆軍士俱來週遶看牌龍沮曰此必韓信因我大兵追趕甚急欲阻我兵退故設此牌以惑軍心耳周蘭曰夜深

之際，豈能一時便有此牌。此必韓信誘引我兵，追至此處，想有埋伏。故設此燈球為記，使漢兵望燈球而來。不若將燈球砍倒，漢兵自亂矣。龍且舉刀，即將燈球砍倒。只見兩邊無數漢兵，吶一聲喊，濰河上流水滔滔洶湧而來，波翻浪滾，疾如箭發。霎時就到楚兵正在濰河中流，大水一至，如何阻當。盡將楚兵湮沒。龍且聞水聲相近，急策馬前奔。龍且馬乃千里駒，一躍已到北岸，纔然得去。當頭一聲砲響，閃出曹叅、夏侯嬰衆將圍遶上來。龍且圍在中間，不能得出。夜晚之時，難辨彼此。雖舉刀冲殺，怎當衆將各舉兵器，一擁齊上。龍且措手不及，被曹叅一刀，斬于濰水北岸。

此是韓信因龍沮驍雄，又性烈如火。先令柴武為萬餘囊，滿盛圩沙，壅住上流。濰河中間懸掛燈毬，為記。明寫六字，使龍且看見。定然發怒，砍倒燈毬。燈毬一落地，即去沙囊。則大水自上流而下，疾如飛箭。遂將楚兵湮死。岸上埋伏衆將圍住龍且，不能得脫。以此斬龍且于此處。周蘭乘夜黑，亂軍中逃走，不知去向。後史官有詩曰：

韓信奇謀妙若神，囊沙高壘阻前津。龍且不識孫吳策，恃勇亡身不足論。

韓信斬了龍且，走了周蘭。軍威大振。齊王在高密如坐針氈，急召姪田光、並田橫商議曰：龍且如此驍將，尚被韓信

西漢書 卷之六 三
殺了我兵勢孤豈能保守，不若乘漢兵未曾圍城，統率人馬入海島避難。待承平之時，看楚漢兩家已決成敗。那時再作區處。目今雖欲投降，漢王亦不准信。君臣一夜商議停當，次早領率人馬開了東門，一擁而出。早有人報入中軍，韓信急點大兵追趕行二十里，却有夏侯嬰因追周蘭不上人馬，正回却撞遇齊兵攔住去路，就將齊王田廣捉住綁縛了。田光田橫不敢戀戰，殺開條路徑往海島避難。夏侯嬰將田廣解回，正遇韓信大兵，備說捉了田廣走了。田橫信曰：可惜田橫走了，大兵遂回高密安撫百姓。舉行文各郡縣望風歸降，齊地悉定。韓信仍將大兵移于臨淄。

住札韓信見齊王宮殿華麗，心下深喜。蒯徹在側已解韓信之意，卽近前進言曰：齊地當五嶽之東，憑負山海，東有瑯琊，西有濁河，海岱之間爲都會之地，四塞之固，東道之雄也。將軍今悉平定軍威，大振郡縣，畏服可差。人上表請假齊王印以鎮之，爲將軍根本之地。後首未決之禍，已兆于此。文通之快，准陰毒哉。櫓會適逢其時，不可失也。正相議間，忽人報漢王差使命至。韓信急迎使命入內行禮畢，使命曰：有王手詔在此。韓信急捧詔開讀，不知詔內有何話說。下回便見。

總評

韓信所遇皆勇而所用皆智

蒯徹說韓信背漢

却說韓信正與蒯徹計議欲討齊王印爲假王以鎮之其
心欲占齊地以爲根本忽有人報漢遣使命賚詔至韓信
率領大小諸將佐遠迎詔入城行禮畢左右開讀詔曰
寡人用將軍計得楚十數大郡勢亦少振而霸王久稽
太公志尚不悛使我父子離間方寸日亂近又欲會兵
成臯與我鏖戰以決雌雄但相距日久士馬益困遽與
爭衡恐難取勝非假兩勢之威何以成萬全之策茲差
使星馳召將軍急來相議協力破楚料將軍以勝齊之
師而克久困之楚兼以奇謀窮筭其奏績可立而待矣

將軍宜速來以慰惓惓

韓信讀罷詔書欵待使命急欲整齊三軍啟行蒯徹曰將
軍正好乘此機會差人同使命討齊王印急立爲王然後
興兵同力伐楚此正有所挾而取之也倘過此時恐難遽
得韓信曰正合吾意豈人臣之禮文通宜貽之和次日信請使命至中軍備道齊民多
詐反復不常須假齊王印先在此鎮撫定然後興師伐楚
不遲吾欲使命同我差人往滎陽一行未審使命之意如
何使命曰就與差人同往信大喜卽出金帛厚贈來使就
寫表差周叔與使命同行不一日來到滎陽使命同周叔
人見漢王呈上韓信表文漢王拆表觀看表曰

漢大相國臣韓信稽首頓首上言國無其主難與化理
可惡民非權令何以制服臣仰仗天威隨到克捷斬龍且于
 濰水擒田廣于成陽軍威雖振而民心未定古嘗稱齊
 地多變詐之國反復不常恐或為亂臣願請齊王印暫
 為假王以鎮之待民心寧輯即統兵隨車駕伐楚則疆
 宇奠安海隅賓服世為漢土於變時雍矣臣未敢擅便
 賫表上請定奪不宣

漢王看罷信表怒罵曰孺子乃敢欺詐如此吾困于此日
 久且暮望爾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耶張良陳平急近前
 躡王足附耳語之曰大王雖得楚數十大郡見今楚兵屯

于廣武目下攻漢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若不因
 而立之使信自相保愛卒為大王用也不然使或自變則
 復生一大患矣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天下制服
 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遂召周叔近前問韓信如何取
 齊酈生如何被烹周叔備將韓信酈生往來二次書札並
 吊燈毬斬龍且擒田廣一一從頭說了一遍漢王跌足長
惜酈生乃殺韓信也
 歎曰酈生自高陽相見一向與寡人相處凡事多賴匡輔
 未得補報一旦乃齊王烹之甚可憐惜即召紀錄官從公
 備錄酈生功績他日論功封賞之時看酈生有幾子皆照
 功封廢隨寫手勅封韓信為東齊王因遣張良佩齊王印

越臨淄來一日到齊與信相見叙禮畢良曰將軍欲討齊王印爲假王王以將軍破趙下齊其功不小當卽爲真王何以假爲因差小子資印符封將軍爲齊王鎮撫三齊制服諸侯就召將軍整飭兵馬急解成臯之圍還兵伐楚早定天下將軍亦得享太平也韓信遂接印符捧讀手勅勅曰

建國親侯所以連屬天下而成其治三代之制也相國韓信屢建奇功克定疆宇不世之勲當銘鐘鼎新破齊地甚難制服不有隆爵重權何以號令群下卽封信爲齊王俾治齊地以安東土仍調本部人馬克日期會戮

方食楚汝其欽哉故論

韓信讀罷手勅向南謝恩畢連日設筵宴款待張良其餘諸將佐俱行拜賀禮張良因辭信曰漢王屯兵滎陽日夜思念太公不得還國又聞項王要攻打成臯見今王欲起兵與楚會戰救取太公足下可急早起身不可緩也信曰待文檄轉行各郡縣知會旬日內卽啟行先生徑于王前善爲我辭焉就復遣周叔預先謝恩隨後人馬陸續進發韓信擇日陞齊王殿具冕旒受所屬大小百官朝賀後史官有詩單說韓信挾漢欲請齊王印爲假王漢王不得已已三字甚確封信非其本心也韓信惟知急立爲王以圖目前之富貴

西漢演義評 卷六
不知漢王後來斬信于未央者先因睢水之敗徵信不至
後來成臯被困不行救援今又請假王所以漢王記恨在
心以此斬信有由也詩曰

築壇拜將恩非淺躡足封王怨已深
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

一激風塵萬里降委心何事更徬徨
既能棄楚歸真主何必居齊作假王

躡足封王已見疑將軍神筭固知機
空勞十載慙勤苦反作漁樵問是非

不說韓信在齊爲王却說龍且敗殘軍士有迥回彭城的

急報與霸王備說韓信斬龍且追周蘭大破楚兵虜齊王
田廣逼田橫不知所往下齊七十餘城見今屯兵臨淄指
日與漢王會兵要來與楚決戰霸王聞說斬了龍且驚呀
不已急召鍾離昧項伯曰不意韓信果能用兵如此卽今
漢王屯兵于滎陽成臯之間兩處遠難爲敵朕欲差一能
言之士往說韓信使復歸于楚但無此能言之士爲朕使
命耳鍾離昧項伯曰若陛下此舉乃社稷之福也臣一向
有此意不敢進言况韓信原是楚臣使復歸于楚極爲順
理今有大夫武涉智過蘓秦辨如子貢陛下可差此人往
說韓信當交信俛首納降與陛下解憂也霸王急召武涉

備金帛之物，令往臨淄說韓信。武涉領王命，前赴臨淄，令左右報知韓信。信曰：此人素能唇舌，想此來必下說詞，召進相見。武涉見信，行禮畢，即將霸王所與金帛之禮，持上稱賀。信曰：昔與大夫同力事楚，為一國之臣，今各事其主，相與敵國，具此禮欲何為哉？武涉曰：大王統百萬之師，為一國之王，威德所及，遠近畏服，非敢言昔日在楚為臣也。今具此禮，乃項王仰大王之名，述昔日之罪，欲與大王共享無窮之富貴，先具此禮以通二國之好。信曰：極貴莫如為王，吾今既為齊王，人臣之位極矣，又何他求哉？涉笑曰：大王若依臣言，齊王之位可保，不然則今日滅楚，明日則

不能保此位矣。信曰：汝欲何說？武涉曰：霸王差臣來說，大王者欲與大王連和，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各守封疆，大王奇謀廟筭，尤出二王之右，大王若從其說，富貴可常保矣。未審高見以為何如？信曰：大夫之言，雖若有理，以我中心是真主意度之，昔在楚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此，而為齊王，我漢王其親信于我如此，我苟背而復歸于楚，不祥也。雖至死而此心不易，幸煩大夫為我深謝項王，仍將金帛付武涉，涉見韓信，不可以言動也，遂辭信回楚去訖。蒯徹知天下

大權已歸于信、因來說信曰、臣昔日曾遇一異人、授以相法、請為足下相之、連日相君之面、不過封侯、若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先生何為發此言耶、徹曰、昔天下初起之時、最難為力、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暴骸中野、不可勝數、楚人乘九席捲五國、威震天下、然迫于西山而不得進者二年矣、漢王距鞏洛、阻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二王智勇俱困之時也、其命皆懸于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

不行、反受其殃、足下熟思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

以嚮利而背義乎、徹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

來

爭張、歷陳澤之事、張耳遂殺陳餘于泜水之南、頭足異處、今足下交于漢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于張、歷陳澤者、故臣竊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勇畧震王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蒯徹復來說信曰、夫時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

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調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只此念尚猶可恕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屢建大功漢王終不負我料齊地可保也蒯徹方說罷只見殿下一人高聲大呼大王不可聽蒯之言有失人臣之節我與蒯徹見漢王夫要見明白說得蒯徹魂魄不知有無其人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韓侯畢竟無主意所以蒯徹敢嘵嘵進言

霸王伏弩射漢王

却說其人爲誰乃大中大夫陸賈也賈曰善言事者先觀其勢次觀其形苟勢強而形弱非弱也形勝而勢衰實衰也以方今言之楚若勝矣形之勝也漢似弱矣形之弱也元帥當強弱勝衰之間而未定也以今漢王雖暫時不利而天下之勢已得入九人心歸附天命默祐蕭何有宰相之才而忠貞不二良平有孫吳之智而機變莫測兼之以英彭樊噲之勇周勃王陵絳灌諸將之強福德綿綿萬世不拔之基已定矣爾乃不觀形勢遽憑一時口舌之巧必欲元帥背漢倘元帥一時聽從是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不亦誤乎蒯徹被陸賈一篇言語說得如痴似醉半晌無

言可答因尋思我若隨韓信一同伐楚縱有功勞倘有人將我勸韓信背漢之言傳到漢王耳邊鄙生之意指日可見矣自此遂佯狂于市自歌自吟非復昔日之蒯徹也韓信亦知彼微意遂不計較即傳令大小將佐擇日統大兵赴滎陽會諸侯伐楚不題却說漢王終日思念太公無計可施因語良平曰太公家眷久稽彭城不得還國此心鬱鬱不能舒縱有天下不可一朝居也卿有何策使太公得歸此不世之功也良曰霸王以太公爲質豈肯放歸必是大鑿戰一場然後心服那時却使人講和庶有還國之禮正議間忽有人來報蕭相國率領一枝北番人馬同一番

將自關中來助漢伐楚王曰番兵遠來破楚必矣急召何入內相見蕭何領番將入內行禮畢王問曰番將從何而來何曰番將姓婁名煩北貉燕人也慕大王之德由沿邊投咸陽而來情愿同力破楚臣審究的實因催餼糧儲就帶領來見大王此人善騎射有萬夫不當之勇漢王看婁煩身高一丈面目猙獰王甚喜就賜衣一襲金百兩着令帳下聽用且說霸王因龍且被韓信殺了十分忿恨急點人馬徑赴滎陽來早有人報知漢王備說霸王因韓信斬了龍且急起十萬大兵前來與漢要決勝負漢王大驚召群臣計議蕭何曰新來番將婁煩正好與楚對敵王陵等

諸將協力幫助出戰，韓信即日將到，兩下夾攻，料此陣管交破。楚必矣。漢王遂撥王陵等四隊，幫婁煩出戰，却說霸王人馬到滎陽，離城三十里安營。先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相距不寧也。願與王決雌雄，毋徒疲天下。」赤子且不忍疲而欲坑之乎。漢王笑謝來使曰：「吾寧關智，不能鬪力。」霸王聞之大怒，即令丁公、雍齒、桓楚、虞子期諸將出馬，與漢挑戰。漢遣婁煩出戰，眾將鼓譟大進，並不答話，各舉兵器齊攻。婁煩舉大刀相還，左撥右逼，前擋後冲，戰五六十合。婁煩刀法愈緊，氣力倍加，眾將抵當不住，早勒下陣來。楚營中有護駕四將：季布、李蕃、張月、項昂，各挺兵器與婁

煩截殺。婁煩並無毫釐懼怯，就舉刀與四將對敵。漢營中王陵、周勃等見婁煩交戰許久，恐一時有失，急出馬冲殺過來。楚將被眾將冲來，撥回馬便走。婁煩按下刀，壺中取箭連發四矢，李蕃、張月早中箭落馬。季布見二將中箭，伏鞍走回本營。項昂見二將落馬，欲回馬救援，不防面上早中一箭，急用手拔箭，却被王陵近前一刀斬項昂于馬下。大殺楚兵四散逃走。霸王聞之大怒，自披甲持戟來戰。婁煩舉方欲拽開弓放箭，霸王瞋目大叱一聲，舉戟便刺。嚇得婁煩馬倒走十數步，日不能視，手不能發矢，遂逃入漢營。霸王急追趕，只見漢兵風靡而走。漢王問左右追煩者

爲誰左右曰項王也將入漢營矣王大驚急起退入後寨漢諸將死命抵住項王勒馬大叫漢王出馬與吾答話于是漢王亦披甲出馬來到陣前左右前後衆多漢將防護項王曰自與爾爭鋒數年以來未嘗自相交戰以決勝負吾今與爾對敵以定雌雄勿得終日相距以苦三軍也漢王曰吾非好與爾相距但汝罪惡貫盈神人共怒因此同天下諸侯共伐無道爲民除害也且畧節數汝之罪使三軍靜聽汝背懷王之約左遷我于漢中罪之一也矯殺卿子冠軍罪之二也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之三也燒秦官室掘始皇墓私其財物罪之四也殺秦降王子嬰

罪之五也詐阮秦子弟二十萬于新安罪之六也王諸將善地而徙逐其故主罪之七也放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以自王罪之八也使人陰弑義帝于江南罪之九也爲政不平王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之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以擊匹夫吾何乃與爾挑戰耶霸王怒甚舉戟便刺漢王脫身便走衆將各舉兵器遮護有鍾離昧伏弩數千矢一聲號砲衆弩齊發一矢正中漢王前心幸賴有軟甲遮蔽止傷胸膺王覺疼痛不能忍恐驚疑人心遂以手捫足曰偶被楚賊中吾足指幸無傷也諸將見漢王被傷無心戀戰各退下陣來霸王

西漢通鑑卷之九十一
四
揮動三軍，亂殺漢兵，急欲攻打漢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東南一騎馬飛報說韓信人馬已到成臯。彭越又阻楚糧道，諸將聞知不戰自亂。霸王遂傳令且着各自收兵回營。張良、陳平諸將入帳看視漢王，王雖未內傷而胸膈已破，遂臥病不起。良曰：「楚勢已弱，韓信大兵到成臯，大王當強起以安士卒，就趨成臯與信會約，破楚大事決于此矣。」漢王從其言，急趨以勞三軍。張良分付諸將：「楚兵被彭越阻絕糧道，三軍無糧，決難存住。只一二日便走，汝等隨後徐徐進發。」趕成臯與韓信會兵破楚，諸將各得令，准備行裝啟行。却說霸王與諸將商議曰：「見今楚軍缺糧，韓信人馬

又到成臯，成臯一時難破，不若屯兵廣武，差人催餽糧運，庶不脫節。」鍾離昧曰：「陛下聖見極當。今晚就好起身。」陛下須親統一枝人馬斷後，以防追襲。先差諸將率領大兵前驅，當從山南僻路進發，以防韓信奸計。恐前路有阻，則首尾不相接應，各分付停當。到晚衆將領大兵先行，霸王斷後。一夜人馬退盡。巡哨小校報入漢營曰：「楚兵一夜退盡矣。」良曰：「不出某所料也。」遂傳令着諸將先啟行。漢王卧于車中，徐徐進發。行未一二日，韓信差夏侯嬰周叔領一萬人馬來成臯，請漢王入成臯，會兵破楚。正遇漢王，夏侯嬰周叔急下馬到車駕前啟奏。韓信命臣兩人請大王車駕

幸成臯會兵伐楚漢王甚喜就令夏侯嬰等合兵一處不日到成臯韓信率領大小將佐出郭遠接漢王入城王陞殿受韓信等百官朝拜畢漢王曰元帥遠征在外屢建奇功多有勤苦今被項王累次侵擾已經七十餘戰百姓不得安生將士不得寧輯今得元帥大兵遠來協助料此會勝楚必矣但太公不得還國終日食不下咽元帥若救太公還國父子完聚萬世之功也信曰項王若不大戰一場心終不服豈肯放太公還國臣今與大王會兵務與項王決個雌雄目下管交太公還國大王放心王曰寡人專望元帥早奏凱歌以慰懸懸韓信辭王率領大兵出城外平

總評

天之生項羽也惟射得漢王一矢親切耳

廣武山楚漢會兵

不說韓信操演人馬擇日破楚却說霸王屯兵廣武與項伯鍾離昧等諸將計議曰見今漢兵會各處諸侯總集人馬要與朕決戰但楚軍缺食難以持久爾等有何良策項伯曰太公拘禁于此未曾還國何不取來令太公修書一封下與漢王令彼退兵然後放太公回成臯若仍前與楚

到此亦孔之棘矣

相距定將太公誅戮使劉邦爲萬世之罪人也陛下若依此計可抵百萬雄兵也項王依項伯之言差人往彭城取太公不一日取太公到廣武來見霸王霸王召太公入帳下以言撫之曰汝子劉邦終日與我相距畧不以汝爲念我今取來命汝修書一封着汝子罷兵息爭我就放汝同呂后回成臯使汝父子夫妻相聚汝以爲如何太公曰劉邦自幼貪財好色不顧父母今乃以富貴爲重遂棄我于此如陌路人一般恐書去亦不濟事爲之奈何霸王曰汝且修書寄去看他如何再作區處太公于是修書一封呈上霸王霸王看罷書曰劉邦見此書若不退兵真所謂禽

獸衣冠者也卽差中大夫宋子連齎書赴成臯一日到成臯有人報漢王曰楚遣大夫賈太公家書在外漢王聞說太公有書到卽召張良陳平曰楚遣中大夫宋子連齎太公家書到來此是何意良曰此是霸王欲爲退兵之計故使太公付家書欲大王退兵大王見書切不可哀泣只依如此如此回答管交旬日內太公還國雖在楚亦不至有傷漢王依良平之言遂召宋子連入見呈上太公家書漢王拆書捧讀書曰

太公付書漢王劉邦嘗謂虞舜大孝棄天下如敝屣汝太公也急了以富貴爲重視我如路人自睢水遭虜今經三年幸蒙

西漢書 卷六
四
霸王垂好生之德，不卽誅戮，拘處公所，日給飲食，得延性命。王后呂氏思想太子，泪不能乾，汝任意縱橫天下，畧不以爲念，所謂鉄石心腸，土木形骸也。卽今霸王，我至廣武，累次要誅，欲懸頭成臯，以彰汝不孝之名。我再三哀告，特修家書付汝，汝可思此身從何而來，世間萬物以何爲重，若解此理，便如大舜棄天下如敝屣耳。作速罷兵，取我還國，使父子夫婦完聚，豈不美乎？若仍前屯兵相距，我命決難保，汝縱有天下，是捨父命而圖富貴萬世唾罵，汝心豈能自安耶？臨楮泣書，汝當自省。漢王宿酒未醒，看罷家書，醉眼朦朧，若不經意，便說我與

同北面事，懷王結拜爲兄弟，我之父卽汝之父，我父在楚，就如在我漢營，此、幾、句、比、皆、張、良、對、酌、而、出、一般，何必較論彼此？若是霸王殺了我父，不獨天下人罵我，亦罵汝霸王也。前日霸王陰使季布弑了義帝，尚惹天下諸侯至今切齒，今若殺了我父，豈不惹天下唾罵？昔孟子嘗說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所差一間耳。汝回去，上覆我太公，且寬心在楚營住些時，就如在我漢營一般，更不說罷兵息爭，只混說了一篇，就着兩女子扶去帳後歇息。大夫宋子連欲去，未得討個實信，欲不去。漢王已入內，不出。張良、陳平衆人設酒款待宋子連，以言催促回廣武去，訖却說霸王專候宋子連回話，忽左右來

報宋子連回營，霸王宣入。宋子連將漢王所言從頭備說一遍。項伯在側曰：「觀漢王所爲，終不足以成大事。大王只準備與他交戰，料漢亦不能取勝也。」霸王曰：「劉邦乃酒徒耳，視父母妻子如草芥，豈可與彼較是非哉？」宋子連曰：「臣入見漢王時，尚宿酒未醒，看了書通，不以太公爲念。霸王曰：太公且着在楚營伺候，緩急尚有用處。」隨召諸將選精兵二十萬，各安營寨，預備漢兵到來。且說韓信操練人馬已畢，漢王病傷已平復，召信計議伐楚。信曰：「霸王屯兵廣武，持久力懈，正好作速攻擊。」臣人馬操練已精，請大王進發。王曰：「此行全仗元帥調遣。」于是韓信統領大兵先行漢

王人馬陸續前進，一日到廣武，離楚營三十里下寨。信分付諸將用心防守，各營遠來恐有攻劫。隨後漢王亦到，與韓信對面安營。至晚，漢王與張良、蕭何、陳平等商議攻守之策。因差人召韓信，一同籌畫。差人回說：「韓元帥不在營寨。」聞左右傳說：「今晚領數十輕騎，投東南而去，不知所往。」王大驚曰：「楚漢相距數十萬甲兵，屯在于此，主將夜晚逃遁，不知所往，莫非懼楚兵之強而遠遁乎？或是賺我于此，而欲與霸王連和乎？」王甚疑慮，不決。張良等亦相議不知何謂。王復使小校打聽信營動靜。小校回報：「營中更鼓甚明，防備甚嚴，但不知元帥往何處去。」王曰：「爾可近營探看。」

得消息回報王掌燈坐守將過三鼓月已沉西小校急走
回報元帥回營矣王猶豫半晌差蕭何往問之何帶領數
從人徐步前往只見灌嬰巡哨問丞相何往何曰欲見元
帥嬰曰元帥尚秉燭未寢卽同何到中軍與信相見信曰
丞相深夜相訪其必有疑於心乎何曰元帥今晚遠出至
夜深而歸不知何所往也信曰平川對敵徒恣野戰霸王
武勇恐難取勝因親往尋一誅項王之處明日好分遣諸
將各認方向臨時隨機應變自有妙策雖君臣父子之間
亦不可先傳也主上同丞相諸公看信明日破楚擒項王
便知方略蕭何聽說甚喜回見漢王備說前情漢王大喜

却說次日韓信召諸將聽候軍令樊噲灌嬰作第一起周
勃周昌作第二起靳歙盧縮作第三起呂馬通楊喜作第
四起張耳張蒼作第五起婁煩作第六起夏侯嬰王陵作
第七起曹參柴武第八起英布第九起漢王同諸將第十
起各近前密切相議停當各領精兵五千照定地方在扎
以砲響爲號急出攻戰待項王引入廣武已無出路這十
起人馬總會一處圍山圍遶可擒項王矣韓信調撥人馬
已定却說霸王帶領諸將風擁而來差季布索漢王答話
漢營中韓信出馬請霸王相見霸王一馬突出軍前大呼
曰韓信爾原是楚臣前日使武涉召爾復歸楚汝何執昧

不從今日爾勿得再施奸計與爾對敵決個勝負信曰陛下當代帝王正宜高拱清穆遣將調兵以禦外侮可也豈可親操戈矛與臣下較論勝負自取屈辱耶霸王曰爾能說敢與我戰十合便倒戈息爭將天下讓與漢王信曰勇不可自恃強不可持久倘陛下百有一挫敗於臣手枉壞一世英雄之名悔無及矣願請良將與臣決戰陛下且回御營不失威儀也霸王聽信言大怒挺鎗直取韓信韓信虛掩一鎗向東南便走霸王催動三軍大叫今日定捉此勝夫以雪我無窮之恨鍾離昧項伯項莊周蘭虞子期桓楚丁公雍齒周殷等分頭隨霸王追趕韓信信引霸王漸

漸入廣武山鍾離昧急向前曰廣武山止有此出路倘緊關之處用兵阻塞山口我兵決受困矣陛下且未可盡力追趕畧少待後軍到來暫且扎營於此以觀事機何如言未罷前軍忽報韓信不知所往前面俱是土山再無別路土曰既前無出路且暫屯軍于此待後軍扎定陣脚徐徐退後忽見後軍來報後軍人馬被漢將樊噲灌嬰截了味所料不差一半不得進發只聽四面八方金鼓震天盡是漢兵合圍把住山口鍾離昧曰前有大山之阻後有漢兵圍遶陛下不可在此屯兵當就此時殺出重圍以救後軍不然則首尾不能相應楚兵一散陛下遽難收拾矣霸王曰山口把

任决有重兵圍遶一時冲殺不出反被圍住我兵受害矣若不仍照追趕韓信舊路殺過山去必有走路後軍陸續汝等催僂前來庶脫此重軍也項伯曰但恐山路崎嶇大兵不能前進又將奈何正相議未定四面火炮齊舉不知多少漢兵捲地而來正北上樊噲灌嬰周勃周昌正西上靳歙盧縮呂馬通楊喜左哨張耳張蒼右哨夏侯嬰王陵中軍漢王同諸將一擁奏來楚兵不戰自亂諸將按納不任霸王大怒曰吾破秦兵之時破釜沉舟未嘗敗北今遇漢兵何乃自怯如此揮動人馬冲殺出來正遇九江王英布攔住去路霸王大罵曰叛國之賊有何面目相見布曰

那知漢非秦比

放弒義帝乃汝所為致使天下諸侯罵我我今正誅此悖逆以明心事舉斧直取霸王霸王舉鎗交還霸王與英布戰五十回合之上婁煩人馬一冲而來楚軍遂亂季布種楚急舉兵器出馬高叫陛下且少歇臣殺此賊霸王暫收住鎗撥轉馬回到山阜看二將出馬英布婁煩就勢與二將對敵正圍間曹叅柴武人馬又到四面漢兵又圍遶上來鍾離昧近前請霸王仍向前殺過山去雖路徑狹小却人馬覺少些似無預備霸王急撥轉馬仍照舊路趨廣武山天漸昏黑近山見韓信在山頂上扎營高坐兩邊笙歌齊奏作歡飲酒霸王見之大怒曰勝夫乃敢欺我如此急

還是項王上前趕去得

令左右諸將催動人馬分頭上山務要捉拏韓信諸將得
令方欲鼓譟上山忽見山上插木砲石打將下來軍士俱
不能上霸王切齒噴目便欲親自上山季布諫曰不可此
正韓信設此奸計欲陛下動怒親自上山恐夜黑之際須
防砲石流矢不若且暫過一宿候明日天曉看那路兵少
撞殺出去霸王勒回馬方待少歇只見漢兵翻江攪海而
來四邊高阜處樹木皆被火砲燒着黑晚火起照如白日
楚兵大亂吶一聲喊都走了被漢兵殺的殺了擒的擒了
止剩霸王並諸將有百十餘騎圍在中間霸王見漢兵勢
重奮勇殺透重圍正遇婁煩婁煩舉鎗攔住霸王霸王舉

鎗交還戰未十合被霸王將婁煩一鎗刺于馬下合擁衆
將撞殺出陣方欲行又遇柴武王陵各舉兵器攔住去路
霸王力戰二將殺到南山脚下天色甚黑聞澗水潺潺馬
不能進忽漢兵復又圍遶上來霸王自思前有川水之阻
後有漢兵圍遶又是月黑之時不辨東西吾必危矣正在
急中只聞後軍亂竄紛紛退避有二將殺入陣來火把之
下認是楚將周殷桓楚原領五千人馬不曾失散聞霸王
在山南受困因此領本部人馬策應果見霸王在此被困
霸王乘周殷二將人馬復又冲殺出來天漸發亮舉頭四
望皆是漢兵殺得楚兵屍橫遍野流血成渠猶聞金鼓震

天旗幟沿山一帶連絡不絕霸王與周殷相議曰朕自會稽以來與諸侯交兵何止三百餘陣未見如韓信用兵利害如此周殷曰陛下先聲已久韓信因此預備這個陣勢誘楚兵進山四面圍遶遂中此奸計陛下與臣等須冒險冲殺出去庶脫此難若再俄延一時恐漢兵復又攻擊入來以逸待勞我兵疲乏何以抵當霸王曰吾冲前陣汝收後脚霸王遂奮然突出漢兵見者莫不四下逃避周殷桓楚隨後掩殺約行五里只見山四下鼓角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出為首兩員大將乃周勃周昌也驟馬攔住大叫曰大王趁此下馬受降免致取辱霸王大怒拍馬舉鎗來

迎二將戰不數合二將敗走不敢追襲望山北大路冲來一聲鼓響四下伏兵又起楚兵漸次又傷一半走不到五七里前向喊聲又舉為首兩員大將斬歙盧縮阻住楚兵霸王復戰二將按下鎗舉鞭打二將二將遮架不迭盧縮左臂上着一鞭打落下馬衆軍士急救回斬歙望陣後逃走霸王又行五七里忽見伏弩齊發楚軍五千人俱被伏弩十損七八周殷桓楚捨死隨霸王策馬急急殺出霸王鞭法神出鬼沒因此伏弩不得近身遂出軍圍周殷桓楚身破傷數處一路接連收拾敗殘軍馬並楚將季布鍾離昧等陸續從大路爪尋而來正遇霸王合兵一處行回楚

管漢兵追襲二十里而回韓信大獲全勝漢王回營請韓
元帥會議韓信整衣急來見漢王王起身稱謝曰寡人賴
元帥行師大破楚兵幾獲項王使彼他日聞吾兵至不戰
而胆落勢信曰仰仗天威大克全勝但項王未就擒獲須
急尋路入使無復再回彭城可也王曰元帥當留意作急
攻取寡人拱聽凱旋使三軍早得休息彼此亦自安也于
是韓信復整三軍來攻楚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淮陰如此用兵何愁天下不定只是未能學到故恃功
取禍耳惜哉惜哉

置大公拔漢退兵

不說韓信復欲起兵攻楚却說霸王同諸將回到楚營中
軍坐定查計損折人馬三萬有零周殷桓楚季布虞子期
俱中傷帳後調理諸將暫休息數日出敵傳令畢不覺過
了二日有細作小校打聽漢營消息回報曰韓信整點人
馬一二日又來與楚交兵各處諸侯軍馬陸續奏來見漢
兵共有五十餘萬蕭何運轉糧儲積聚滎陽自成臯相連
五百里俱是漢兵霸王聞說召鍾離昧項伯等商議曰漢
兵勢重又兼韓信善能用兵我兵在此不可久持况又絕
糧似難與爭鋒爾等有何長策鍾離昧曰太公見在楚營

明日陛下出陣置大公於俎上使漢王見之父子之情自然傷感着他退兵免太公一死如不退兵決將太公入烹漢王見時必然哀求請免或有別議此為長策若恃勇與戰恐復蹈廣武之困願陛下裁之霸王曰烹太公亦不難但恐人耻笑昧曰欲為退兵之謀何惜人耻笑相與議定次日霸王整率人馬將太公綁縛在馬上殺奔漢營來早有人來報霸王將太公綁縛在馬上不知何謂漢王聞之放聲大哭曰我生不能以奉養父母因為爭天下反致我父如此受苦不若急早降楚以救我太公還國張良陳平急止之曰大王何執一如此耶此是霸王因見漢兵圍困

甚急故將太公來欲大王退兵耳況今大事已定豈可遽然歸降大王不可心急須以智勝之漢王曰聞說太公細縛在馬上不覺此心十分哀痛縱天下得與不得亦何要緊救我太公實第一件大事良平曰霸王到陣前定將太公置于油鑊之上逼要大王退兵大王但如此如此管交項王不敢烹太公也言未罷人報霸王到陣前請大王答話韓信聞霸王來預備于平川之上排下陣勢週圍列下戰車兩邊旗幟嚴整靜靜肅肅鴉雀不飛刁斗不鳴甚是威武楚兵見了先自懼怯霸王遂勒住兵不動漢王到陣前大呼曰霸王兵窮勢困急早歸降庶得裂土世為楚王

免今日下受戮霸王大怒叱之曰劉邦匹夫乃敢出此大言以辱我耶急舉鎗直取漢王漢王背後樊噲灌嬰周勃王陵四將突出擋住霸王霸王力敵四將正在酣戰之際忽漢陣上一聲砲響中軍黃旗磨盪動只見四面八方合圍上來把霸王圍裹在陣中四將各向方位霸王左冲右突不能得出衆軍士隨着霸王亦無走路霸王定睛看那陣時四望如連城之狀不分東西難辨出入愁雲漠漠慘霧濛濛尋思又中韓信之計吾聞戰而悞入其陣者當以外應破之不然一時妄動必遭擒矣吾營中將士必有知此陣勢者待外邊打入却乘機殺出庶脫此陣纔自思想

只見季布周蘭周殷鍾離昧從陣東門打入霸王急乘勢接應君臣五人奮力踴躍蕩開一條殺路冲倒漢兵一擁而出韓信亦不敢追趕霸王回到楚營召諸將問曰何人識此陣法周蘭近前奏曰韓信此陣乃太乙陣也有生門有死門有陰陣有陽陣雖有向背四面合一若八卦陣實非八卦也如走生門而入陽陣必得活路若不知而妄入必遭擒獲臣少從華山李少仙學道嘗聞太乙陣之說臣以此領諸將從生門打入策應陛下遂出此陣霸王聞說大喜于是鍾離昧曰陛下且將太公回營今日不必與漢交兵容一日却將太公置陣前號令待漢兵退後陛下

回彭城招集兵馬休養士卒再作良圖霸王遂回營却說張良陳平商議救太公之策遂于楚降卒中選一伶俐小校入帳中以言撫之曰我觀汝相貌將來亦有功名但汝雜于衆軍卒之中何日得顯我今差汝幹一要緊大事若成此功定有封賞之貴小校曰軍師有何分付良曰我有書一封差你做細作往楚營稍與大司馬項伯因你原是楚軍定有相識親故你可乘空便將此書密密遞與項伯就說是我稍與他的他有甚言語你可來回我話須要小心仔細小校曰此事甚易軍師快寫書來我就往楚營見項老大王管交下書得信回話良大喜賞勞小校將書札

就貼肉藏定小校仍前楚軍打扮前來楚營有巡哨楚軍看見小校原是楚軍便問你如何得回小校曰我前日陣前被漢兵活捉去我暫時歸降我父母妻子皆在彭城如何降漢因此逃回明日煩你衆位引我見項伯將軍報名好入隊伍次日項伯正點閱軍士畢巡哨軍引小校見項伯曰這個軍士前日被漢兵虜去今日逃回我等不敢隱藏引來見老大王他仍要入隊伍我等不敢擅專請自尊裁項伯召小校近前問曰汝在漢營曾見張良否小校曰我就一向伏侍張軍師時常說老大王名姓甚是看顧我只因我父母妻子在彭城終日思想以此逃回項伯曰張

良如何時常說我小校見項伯問的緊回顧左右無人近前却去身邊取出書來密密遞與項伯曰我臨來時張軍師分付將此書呈上老大王項伯接書折開觀看書曰

舊交故友張良書奉大司馬項老將軍麾下昔承館穀之心後託雲水之遊自意富貴無心功名絕念豈料志有齟齬不遂所願羈縻于此不過苟延歲月非有他望也但漢王仁厚長者終成大業不忍捨去以此戀戀左右如鳥依人人自愛之安得兀然高坐不書一籌耶因房挽回之力甚大昨有霸王欲烹太公實爲退漢兵計耳漢王駐兵于此實無所歸漢兵不退霸王必烹太公太公被害不可復

生他日漢王與將軍復藍田之約成秦晉之好將軍何相見乎良因託鴻便馳書上瀆倘太公欲烹之時望一言力阻得賜救援太公蒙再造之德漢王免不孝之名恩義兼至仁覆無窮矣如允所請乞付回音以慰漢王惕厲望救之懷下情無任懇切惓惓之至

項伯看罷書便分付小校曰汝既與張子房稍書想是他帳下心腹小校曰不敢欺老大王我是張軍師所使實爲下書而來非逃回也若大王有回書我仍稍去同話項伯犒賞小校亦寫數字密付身邊着左右心腹押小校出營小校徑來漢營見張良備說入楚營見項伯卽以軍師分

西漢演義評 卷六
付的事俱幹停當，徑來回話，就將項伯回書呈上。張良拆書觀看，書曰：

久睽素好，心切遐思，來示教言，敢不如命。但罷兵講和，乃益國家耳。太公久稽于此，某實朝夕維持，料供給不至缺乏。然不割意息兵，太公豈得還國。某雖救援，不過爲一時之計。近左右每勸殺太公，倘一怒不回，恐難永保。望足下籌之。

良看罷書，大喜，重賞小校，仍着軍政司紀姓名，令紀功錄報功，待封賞之時，查名重用。且說霸王親統大兵，復到漢營，列成陣勢，命軍士擡油，獲設于軍前。將太公置于俎上。

令軍士傳呼曰：漢兵早退，免烹太公。如不退烹太公。漢王急出陣前，亦大呼曰：吾與霸王俱北面事懷王，結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如若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言罷，語笑自若，似無哀戚之意。霸王大怒，卽欲烹太公。項伯急向霸王前止之曰：凡爲天下者，不顧家。昔大禹聖人也，有父名鯀，而治水無功，被堯王殺之。大禹仍治水三年，三過家門而不顧。今漢王與陛下爭天下，前太公被拘禁三年，漢王畧不相顧者，正是以天下爲重耳。若今陛下殺太公，旣無益于勝負之決，反使天下說陛下殺人之父，是爲盛德之累也。不若陛下且收兵回營，再爲別圖，何必挾殺太公。然後爲

退兵之計陛下威武震于天下何乃聽此以示怯也霸王
急令勿烹太公遂收兵回營是日兩家俱未經交兵漢王
回到營大哭曰太公雖得暫救一時不能還國我誠天下
罪人也後史官有詩曰

楚漢交兵置鼎烹太公危急尚分羹幸逢項伯軍前諫
幾免空桑過死生

史臣嘗評高帝分羹之說乃良平之計使當時無項伯
一言救援則太公爲俎上之肉漢高雖有天下而不能
示人以孝由是悖逆之徒將接踵以爲常而天下不知
有父子也漢之不得爲醇王有由然哉

漢王召良平等議救太公還國良曰若要太公還國必須
差人與楚講和况楚方缺糧勢弱必從其議但無此能言
之士往楚爲使命耳言未畢有一人上帳曰臣願往與楚
講和王見其人大喜就令往楚講和救太公還國未知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看漢王之于太公也可謂不孝乎抑亦可謂至孝乎

